

她后来得知，他与那个女子的外遇是从一起午餐开始的。



水菱著

# 外遇午餐

WAIYU WUCAN  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外遇午餐

WAIYU WUCAN

水菱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外遇午餐/水菱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 
2001.10  
ISBN 7-5411-2034-0

I. 外... II. 水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②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233 号

主 编: 罗韵希 金 平  
责任编辑: 杨 枫 何红列  
封面设计: 周靖明  
版面设计: 史小燕  
丛书题字: 任兆祥  
责任印制: 喻 辉  
责任校对: 汪 平等

---

书 名	外遇午餐	定价 21.00 元
作 者	水 菱	ISBN7-5411-2034-0/I·1746
2001 年 10 月第一版		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开本 880×1230	1/32	印张 11.625 字数 281 千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 3 号) 邮政编码 610012		
电话: (028) 6666700 [发行部] (028) 6678512 [编辑部]		
电子信箱: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 华字电子制印公司照排		
新华书店经销		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---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 6636481 6241146  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。电话: (028) 6761724



主妇生涯多年，她一向很少装扮。一朵被绿叶密遮了的花，虽娇艳却被隐藏着。默默地花开花谢，有时也是女人的一种悲哀。她不愿承认，但也真的觉得，自己不再受重视了。她望着这个跟自己同床共枕的伴侣，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如今他竟到另一个女人面前去发掘出自己的爱情……

水菱“外遇”三部曲，讲述女人结婚、离婚、再婚的故事。追求幸福、永不言弃的女人们，随岁月一起成长。



# 目 录

后记：小说的灵魂	——	水菱	365
女人永远是春天	——		185
变奏	——		121
外遇午餐	——		007



外  
遇  
午  
餐





# 1.

家庭间的一隅，高耸的圣诞树直直挺立着。五彩缤纷的挂饰，均衡地点缀着树身，像阅兵典礼上一位穿着军装、戴满了各式勋章的将官，鹤立鸡群，昂然而立。

室内气温渐低，老式的地底暖气系统适时地“哄”的一声响起……紧接着一阵燃烧的杂沓音，干热的气流自左角缓缓上升，冉冉地朝四周辐散……

近右窗幔的一张长方桌畔，围了一圈正在工作的太太们。成堆的中文书籍爬满了半张桌面。站着的一位白衣太太双手捧着一堆刚扯下的邮包纸，左右张望，犹豫着……

“就扔这儿！”对面的瘦子递过来一个张口的购物袋，白衣太太将双手朝内一松，瘦子收回纸袋倚墙搁下。

“陶太太，打算何时拆屋建新房子？”白衣太太边问边入座。

“快了吧！那家建筑公司动作真慢，我先生都急坏了。”瘦子瞥了一眼走廊的方向，摇头道，“他呀！有事业在台湾，现在这样耗下去，就只得等了。”

“台湾的公司可以想法转卖吧？”白衣太太又问。

“他不愿意！现在是靠位亲戚在帮忙撑，他迟早还是得赶回去管理的。”

“唉！出来是麻烦。看！每年都这么花心思来安排中文教材，小孩子还怨我们呢！”靠窗幔的一位戴眼镜的太太，手按着书堆，边翻边说。

“将来总会感激我们的。”瘦子从另一个书堆抱下一叠，无奈地笑着。

“真没想到，在国外还得这么吃力地要孩子学中文，好累！”最靠里的一位孕妇感叹着，伸手将书本进行归类……

“——噢！不对，这本是中级班的，要分在那堆上。”瘦子眼快，用手指指桌面，孕妇及时做了更正。

瘦子右座一位颊面散着雀斑的太太，此刻抬眼瞄了先前那位孕妇一眼，世故地说：“出来也好！你不晓得这年头是女多男少吗？岛上的女人又漂亮，回去就得冒险。”

戴眼镜的闻声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其实这儿的外国女人流行独身，新潮又热情，不回去一样有风险。”

“不会吧！总该有些文化和背景上的隔阂。”孕妇摇头，不予赞同。

“那……东方人呢？虽然国籍不同，但隔阂总小得多。你别忘了，现在的移民增加，东方人越来越多，背景虽不同，可都是黄面孔呀！”戴眼镜的说着，还指指自己的脸。

“照你这么一说，相同文化的岂不更糟！”孕妇忧虑地说。

“对！像香港来的人，观念就比我们新潮。”瘦子和声应着。

“还有大陆来的女人也得小心！”雀斑太太说。话题一开，整桌人就聊上了，惊叹声此起彼落……

“唉！我有位朋友就出了事。”坐在孕妇对面的一位胖太太，用右手朝众人招了招，不平地说道，“她老公后来就是跟一个香港的女客户要好。那女人观念新得很，男的离婚时所持的理由就是‘要为自己的快乐而活！’还不是那女的教他的。听说……那女的还怀了孕。”

“那……他太太怎么没早发现呢？”孕妇睁大眼问。

“他太太说他一直没跟野猫出去约会的迹象。”胖子晚着眼，

悄声接道，“事后才知道……两人干好事都在中午吃饭时间哪！”

“啧啧！那不就是‘午妻’吗？”瘦子压着嗓音，嘴愣成一个圈。

“哼！其实那种人干那种事，还需要出去约会？哪儿不能做？”雀斑太太撇撇嘴角，眼里透着轻蔑。

“想想看，二十年夫妻！人家给他洗衣、烧饭、生孩子不说，夜晚还给他陪睡。末了，青春耗尽，他就这样把人一脚踢了！”胖子恨恨地比着手势。

“那个抢别人丈夫的女人真是不要脸，该打下十八层地狱！”瘦子忿然地睚视着远处。

“……时代不同了。以前当是只有外国女人才会主动，现在啊！东方女人是青出于蓝，就算是碰到一个也危险，碰准了就会‘他乡遇故知’！”胖子脸上露出家家难保的愁容。

“男人哟！真不该随便让他们去外面吃午餐，什么花样都搞得出来。”瘦子感叹着。

“后来那位太太呢？”戴眼镜的太太不安地问。

“自杀了好几次！割腕没割成，自己开车去撞树，没死；又去撞墙，好在还是被救回来了。现在只好自己带着孩子过活呀！”胖子回答完，哀怨地叹了口气。

“真是可怜！女人已经很吃亏了，还得自己带孩子活，其实为何不能让男人带孩子呢？再不方便也可以雇个佣人照看呀！”雀斑太太皱着眉。

“是啊！男人只要有钱，多老都有人要，女人却青春有限，再带着孩子过下去就难嫁人了！”胖子猛点头。

“……我看啊，我们可以把‘弹琴的孩子不会变坏’这句话改一改。”雀斑太太抿住嘴，忍着笑。

“改成什么？”瘦子疑惑地问。

“带便当的老公不会变坏呀！”雀斑太太说完，笑得抖起了两肩。

“改得好！”瘦子赞叹地点着头。正待收回视线，却又半途打住：“……噢！我们的大画家！怎么没听你说话？”

“是啊！含玮，你没意见吗？”雀斑太太的视线随着众人投在白衣太太的身上。

“我在听呀！作数字记录的人不适合说话，会写错的。”白衣太太微笑着放下笔。

“别问她了！她当然没话说。昨天那中文报上的专访，讲含玮有个幸福的家庭，你们没听到吗？”胖太太说着，促狭地眯起眼睛，念道：“……孩子聪明，先生老实……”

“哪儿话？访问总不免夸大些。”白衣太太尴尬地笑了笑，随即认真地说道：“其实我想……对感情忠实的人，碰到任何情况都不应受影响的。”

“哦？！那你的意思是……”瘦子好奇地问。

“我是觉得做人该有原则。那是种格调，令你有一股傲气，不屑去理会那些世俗的诱惑。换言之，也是一种‘能抵抗的把持力’，如果我们相信人都有这种力量，就不在乎住的是国内或国外，先生们中午带不带便当了！”含玮冷静地分析着。

“是啊！老公都是自己挑的，总该有些默契。我看大家都过于紧张了些！”瘦子赞同地应声。

“哦……那到底你先生带不带便当呢？”雀斑太太盯着对面的白衣太太问，后者摇了摇头。

胖子见状，指着雀斑太太笑道：“看！人家含玮的老公都不带便当，证明你那句谬论太离谱了！”

“……含玮是例外嘛！”雀斑太太溜着眼，嘻笑着说。

暖气此时又“哄”的一声响起，呼呼的热流似团团的棉絮，

塞向冷凝了的空间。

“陶太太，你信教吗？”戴眼镜的太太扬头瞥了一眼角落的圣诞树，向瘦子发问。

“信教?! 那——信‘睡觉’吧!”瘦子自我解嘲地说。

众人闻声，又一阵哄笑。

“那你干吗装饰圣诞树呢?”“眼镜”问着，伸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架。

瘦子回头朝身后的圣诞树抛去一眼，解释道：“那是我先生买的。圣诞快到了嘛! 其实他也不信教，说是用来应景。他认为在国外生活已经够单调的了，买棵圣诞树，带着孩子上下装饰一番，全家在一块儿，也挺温暖和乐的。”

“哄哄”的马达声略遮了瘦子的声音，孕妇竖着耳，听得有些吃力，便蹙眉问道：“陶太太，你这暖气声音好大，晚上睡觉不嫌吵吗?”

“人家这里马上要盖‘古堡’了，怎会在乎这点不便!”雀斑太太揶揄地说。

“是挺吵的。听说新型的中央暖气系统很安静，等明年房子建好，你们来就听不到这种噪音了。”瘦子说完，抬头望了望壁上的小挂钟，惊讶道：“哎呀! 都快中午了。再不快些工作，到时候被担心的该是你们这群太太们了。大好的星期日，别让诸位那些宝贝老公误会才好!”

众人一阵哗然，遂纷纷加快了手脚。暖气烘燃着，直到热温均衡了，方才停止。

室内又是暖暖的……

## 2.

冬季，太平洋的海滨不飘雪，小城在寒流侵袭下依旧硬朗、充满生机。街畔的屋宇多半镶上了彩灯，有几户的窗门上还贴了圣诞装饰纸及银斑雪景图。任凭冷风的长尾无羁地甩荡，佳节的温馨早已洋溢开来，似层层无形的甜粉，密洒在每个人的心上。

她和那位孕妇踏在落叶满径的人行道上，碍着阵阵冷流袭身，两人不自觉地把步子都放缓了。

孕妇拥紧了挡在胸前的皮包，歉意地说：

“含玮，今天真是麻烦你！”

“没关系，李太太，我接送你一趟并不碍事。”她眯起眼摇摇头，随即瞥了一眼对方微微隆起的小腹，问道：“几时生？”

“大概是明年暑假吧！”李太太侧头边想边说。

“希望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

“不在乎啰！我这老么能在美国生出来就好！”李太太认真地指指自己腹部，继又掩嘴轻告，“这呀，就是我们赶着今年出来的真正原因。”

“——哦！”她点点头，唇梢漾着几分讶异。

“我先生说的，至少把一个孩子生在外面——这样可以直接有美国公民身份，将来方便好多！”

“……”她没应声，沉默地咀嚼着对方的话。

“还得等半年多，早知我在台湾住到快生时才来！”李太太烦闷地叹了口气。

“你现在有固定医生吗？”她随意地问。

“……产科医生？”李太太给了她一个反问的眼神，见她点头，才不以为然地笑道：“我先生弄了张公保证明，到时候去挂号就行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没去做定期的检查？那样是很危险的。”她好生好奇。

“危险什么?! 我在台湾都生过三个孩子了，每个都很顺利。我先生还笑我生孩子像下蛋似的哩！”李太太抚着肚子笑出了声。

“哦……难道你不痛？”

李太太猛摇头，说道：“只是酸酸地而已！”

“你真幸运。我那两个孩子出生时，痛得我嗓子都喊哑了！”她心有余悸地摸了摸颈项。

“所以我才同意生这第四个。”李太太笑道。

她闻声回了一个会意的表情，伸手指着对街的车子，招呼道：“到了，我们过马路吧！”

上了车，李太太低头端详含玮踩油门的动作，羡慕地赞道：“好棒！我真希望能学开车。”

“来美国迟早会开的。”她说完把车子驶上路。

“但我先生都不教我。”李太太等不及地埋怨着。

“当然，你怀着孩子，小心点好。”

“……对了！为什么大家都喊你‘含玮’？”李太太抬头，用探究的眼神看着她。

“‘含玮’是我作画时专用的名字。我全名是林含玮。”

“哦……难怪她们喊你大画家。”

“喊着玩的。其实我算是业余的，不过画了五年而已。”她耸耸肩。

“听说你从事的是国画，在国外应该喜欢作西画嘛！”



“我很土，是吗？”她自我解嘲地应道。

“不！我的意思是……”李太太尴尬地笑笑。

“没关系！其实我本来是读西画的。大学毕业后也没再深造，乱涂了一阵，后来反而对国画产生了兴趣。”她说完将车子的左转信号灯打开，准备上高速公路。

“……怎么会有这改变的呢？”她带趣地问。

“五年前……”她说说着转头望了两眼欲换的车线，确定够位才加速插入。驾稳了车子，才徐徐说道：“那阵子，我只有老大一个孩子，空了就画些松竹梅消遣，有一回看见报上有个国际性的绘画比赛，就试着寄了张泼墨荷花去，结果运气好，得了个二等奖。后来我便常画，越画也越有劲。这两年我开始学着融入些带有潮流的创意，才比较有些个人的风格出现。”

“难怪！你现在一定能赚很多钱。”李太太兴奋地问。

“哪有那么好？我作画只算消遣，偶尔能有画展或出出专集，就不错了。靠卖画赚钱？谈何容易。”她摇头苦笑。

车子以五十五里的速度半稳地向前奔驰。五条线的高速公路，车声恹恹，路面宽敞而明净。远处有几座鸟状的油井架立在草坡上，稀草的坡面被艳阳照射得斑斑驳驳，仿佛是蛤的外壳堆砌成的。滚滚的黄沙坡顶，蓝空无际，飘着团团的云朵，像撕开的棉絮被粘在一张湖色的画报上。

含玮对着窗外出神地望了好一阵，才又转头感慨地说：

“美国是地方大，距离远；压力重，人情薄！你刚来自然不觉得。不过也好！保持些新鲜的美感，以后再慢慢去适应这里的环境。”

李太太点点头，忽又想起什么似的问：“含玮，送我这一趟要耽误你吃午饭时间了，你先生会不会着急？”

“不，我交代过。如果我迟了，他会先带孩子们去汉堡店